

卷第一百八十九 將帥一

關羽 簡文 李密 劉文靜 李金才 李靖 郭齊宗 唐休璟 李盡忠 封常清 李光弼

關羽

蜀將關羽善撫士卒而輕士大夫；張飛敬禮士大夫而輕卒伍。二將俱不得其中，亦不得其死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簡文

晉簡文道光武云：「漢世祖雄豪之中，最有俊令之體，賢達之風。高祖則倜儻疏達，魏武則猜忌狹吝。」（出《簡文談疏》）

李密

唐高祖報李密書曰：「天生蒸人，必有司牧。當今為牧，非子而誰？老夫年餘知命，願不及此。欣戴大弟，攀鱗附翼。唯冀早膺圖箚，以寧兆庶。宗盟之長，屬籍見容。復封於唐，斯榮足矣。殪商辛於牧野，所不忍言；執子嬰於咸陽，非敢聞命。」密得書甚悅，示其部下曰：「唐公見推，天下不足可定。」後密兵敗，王伯當保河陽，密以輕騎歸之，謂伯當曰：「兵敗矣，久苦諸君。我今自刎，請以謝眾。」伯當抱密號叫。密復曰：「諸公幸不相棄，當共歸關中。密身雖愧無功，諸君必保富貴。」伯當贊其計。從入關者尚二萬人。高祖遣使迎勞，相望於道。密大喜，謂其徒曰：「吾雖舉事不成，而恩結百姓。山東連城數百，知吾至，盡當歸唐。比於竇融，勛亦不細。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？」及至京，禮數益薄，執政者又來求財，意甚不平。尋拜光祿卿，封邢國公。未幾，聞其所部將帥，皆不附世充。高祖復使密領本兵往黎陽，招其將士敵時者。以經略王充，王伯當為左武衛，亦令副密。行至桃林，高祖復徵之。密懼，謀叛。伯當止密，不從。密據桃林縣城，驅掠畜產，直趨南山，乘險而東。遣人使告張善相，令應接，時史萬寶留鎮熊州，遣盛彥師率步騎數十追躡。至陸渾縣南七十里，彥師伏兵山谷。密軍半度，橫出擊之，遂斬密。年三十七。時徐勣在黎陽，為密堅守。高祖遣使將密首以招之，勣發喪行服，備君臣之禮，表請收葬，大具威儀。三軍皆縞素，葬於黎陽山南五里。故人哭之，多有嘔血者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劉文靜

劉文靜者為晉陽令，坐與李密連姻，隋煬帝係於郡獄。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，入禁所視之。文靜大喜曰：「天下大亂，非湯、武、高、光之才，不能定也。」太宗曰：「卿安知無人？禁所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。故來與君圖舉大計。」文靜曰：「乘虛入關，號令天下，不盈半歲，帝業可成。」太宗笑曰：「尹言正合人意。」後使於突厥，文靜謂曰：「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，人眾土地入唐公，財帛金寶入突厥。」即遣騎二千，隨文靜而至。高祖每引重臣同座共食。文靜奏曰：「宸極位尊，帝座嚴重，乃使太陽俯同萬物，臣下震恐，無以措身。」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李金才

太宗嘗進白高祖曰：「代傳李氏姓膺圖箚，李金才位望崇貴，一朝族滅，大人受命討捕，其可得乎？誠能平賊，即又功當不賞。以此求免，其可得乎？」高祖曰：「我一夜思量，汝言大有理。今日破家滅身亦由汝，化家為國亦由汝。」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李靖

貞觀十四年，侯君集、薛萬鈞等破高昌，降其王曲智盛，執之，獻捷於觀德殿。以其地為西州，置交河、柳中等縣。其界東西八百里，南北五百里。漢戊巳校尉之地。初突厥屯兵浮圖城，與高昌為影響。至是懼而來降，其地為延（明抄本「延」作「庭」）州。突厥頡利可汗使執失力人朝謝罪，請為蕃臣。太宗遣唐儉等持節出塞安撫之。李靖、張公謹於定襄謀曰：「詔使到彼，虜必自寬。選精騎，齎二十日糧，乘間掩襲，遇其斥候，皆以俘隨，奄到縱擊。遂滅其國。獲義城公主，虜男女十萬，頡利乘千里馬奔於西偏。靈州行軍張寶相，擒之以獻。」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郭齊宗

高宗問：「兵書所云，天陣、地陣、人陣，各何謂也？」員半千越次對曰：「臣睹載籍，此事多矣。或謂天陣、星宿孤虛也；地陣、山川向背也；人陣、編伍彌縫也。」郭齊宗對曰：「以臣愚見則不然。夫師出以義，有若時雨，得天陣也；兵在足食足兵，且耕且戰，得地之利，此地陣也；卒乘輕利，將帥和睦，此人陣也。若用兵，使三者去一，其何以戰？」高宗嗟賞之，擢拜左衛胄曹也。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唐休璟

西突厥諸蕃不和，舉兵相攻。安西道絕，表奏相繼。天後命唐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。俄頃間草奏，使施行。後十餘日，安西諸州表奏兵馬應接程期，一如休璟所畫。天後謂休璟曰：「恨用卿晚。」因任之為相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李盡忠

唐天後中，契丹李盡忠，萬榮之破營府也，以地牢囚漢俘數百人。聞麻仁節等諸軍欲至，乃令守囚璟等給之曰：「家口饑寒，不能存活。求待國家兵到，吾等即降。」其囚日別與一頓粥，引出安慰曰：「吾此無飲食養汝，又不忍殺汝，總放歸若何？」眾皆拜伏乞命。乃給放去。至幽州，具說饑凍逗留。兵士聞之，爭欲先入。至黃獐峪，賊又令老者投官軍，送遺老牛瘦馬於道側。麻仁節等三軍，棄步卒，將馬先爭入，被賊設伏橫截。軍將被索搦之，生擒節等。死者填山谷，罕有一遺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封常清

封常清細瘦目類，腳短而跛。高仙芝為夫蒙靈察都知兵馬使，常清為仙芝僚。會達覽部落皆叛，自黑山北向，西趨碎葉。使仙芝以騎二千邀截之。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，仙芝所欲言，無不週悉。仙芝異之。軍回，仙芝見判官劉眺、獨孤峻等，遂問曰：「前者捷書，何人所作？副大使何得有此人？」仙芝曰：即僚人封常清也，見在門外馬邊。「眺等揖仙芝，命常清進坐與語，如舊相識。後仙芝為安西節度使，奏常清為節度判官。仙芝每出征討，常令常清知留後事。常清有才學，果決。仙芝乳母子鄭德銓已為郎將，威望動三軍。德銓見常清出其門，素易之，走馬突常清而去。常清至使院，命左右密引至廳，經數重門，皆隨後閉之。常清至後起謂之曰：常清起自細微，預中丞兼，中丞再不納，郎將豈不知乎？今中丞過聽，以常清為留後使，郎將何得無禮。對曰：臣聞仙芝之有常清，

回，即杖六十，面仆地曳出。仙芝妻及乳母，於門外號哭救之，不得。後仙芝見常清，遂無一言，常清亦不之謝。後充安西節度使。天寶十四載，朝於華清宮。玄宗問以凶逆之事，計將安出？常清乃大言以慰玄宗之意曰：「臣請挑馬槓渡河，計日取逆胡首，懸於闕下。」玄宗憂而壯其言。至東都，旬朔，召募六萬。頻戰不利，遂與高仙芝退守潼關。仙芝副榮王琬領五萬人進擊。十二月十日至陝州，十一日常清敗於東京，十三日祿山入東京。常清奔至陝州。以賊鋒不可當，乃燒太原倉，引兵退趨潼關，繕修守具。賊尋至關，不能入，仙芝之力。乃削常清官爵，令白衣於仙芝軍效力。監軍邊令誠每事幹之，仙芝多不從。令誠入奏事，具言奔敗之狀。玄宗怒，遣令誠斬之。常清臨刑上表。既刑，陳其屍於蓬蔭之上。令誠謂仙芝曰：「大夫亦有恩命。」仙芝遽下至常請所刑處。仙芝曰：「我退罪他，死不敢辭。然以我為減截兵糧及賜物，則誣我也。」謂令誠曰：「上是天，下是地，兵士皆在，豈不知乎？」兵士齊呼曰：「枉」，其聲殷地。仙芝目常清屍曰：「封二，子從微至著，我引拔子，代我為節度。今日又與子同死於此，豈命也乎？」遂斬之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李光弼

李光弼討史思明，師於野水渡，既夕還軍，留其卒一千人。謂雍顥曰：「賊將高暉、李日越、喻文景，皆萬人敵也。思明必使一人劫我。我且去之，子領卒待賊於此。至勿與戰，降則俱來。其日，思明召日越曰：李君引兵至野水，此成擒也。汝以鐵騎宵濟，為我取之。命曰：必獲李君，不然無歸！日越引騎五百，晨壓顥軍。顥阻濠休卒，吟嘯相視。日越怪之，問曰：「太尉在乎？」曰：「夜去矣。」兵幾何？曰：「千人，將謂誰？曰雍顥也。」日越沉吟久，謂其下曰：我受命必得李君，今獲顥，不塞此望，必見害，不如降之。遂請降。顥與之俱至。光弼悉又嘗伏軍守河陽，與史思明相持經年。思明有戰馬千匹，每日洗馬於河南，以示其多。光弼乃於諸營檢獲牝馬五百匹，待思明馬至水際，盡驅出之。有駒繫於城中，群牝嘶鳴，無復間斷，思明戰馬，悉浮渡河，光弼盡驅入營。光弼又嘗在河陽，聞史思明已過河，遠回趨東京。至，謂留守韋陟曰：「賊乘我軍之敗，難與爭鋒。洛城無糧，又不可守。公計若何？」陟曰：「加兵陝州，退守潼關。」光弼曰：「此蓋兵家常勢，非用奇之策也。不若移軍河陽，北阻澤潞，據三城以抗之。勝即擒之，敗即自守。表裡相應，使賊不敢西侵，此則猿臂之勢也。思明至偃師，光弼令將士赴河陽，獨以麾下五百餘騎為殿軍，當石橋路，秉燭徐行，賊不敢逼。乙夜達城。遲明，思明悉眾來攻，諸將決死而戰，殺賊萬餘眾，生擒八十人，器械糧儲萬計。擒其大將徐璜、王李秦（按《新唐書》一三六李光弼傳作「徐璜玉、李秦授」）思明大懼，退築城以相拒。光弼將戰，謂左右曰：「凡戰危事，勝負擊之。光弼位為三公，不可死於賊手。事之不捷，誓投於河。」適城上見河稍遠，恐或急事難至，遂置劍於靴中，有必死之志。及是戰勝，於城西西望拜舞，三軍感動。移鎮臨淮，昇疾而行，徑赴泗州。光弼之未至河南也，田神功平劉展後，逗留於楊府，尚衡、殷仲卿相攻於兗鄆，來瑱旅拒而還襄陽。朝廷患之。及光弼至徐州，史朝義退走，田神功遽歸河南。尚衡、殷仲卿、來瑱皆懼其威名，相繼赴關。吐蕃將犯上都，手詔追光弼率眾赴長安。光弼與程元振不協，觀天下之變，遷延不至。初光弼用師嚴整，天下服其威名。凡所號令，諸將不敢仰視。及其有田神功等諸軍，皆不受其制。因此不得志，愧恥成疾，薨於徐州，年五十七。其母衰老，莊宅使魚朝恩弔問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